

艺
文
类
聚

序跋

书里书外

杨春俏 编著



中华书局

艺
文
类
聚

书里书外

杨春俏 编著

 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里书外: 序跋 / 杨春俏编著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
2010.2

(艺文类聚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7199 - 3

I. 书… II. 杨… III. 序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古代
IV. I2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10)第 010112 号

书 名 书里书外——序跋

编 著 者 杨春俏

丛 书 名 艺文类聚

责任编辑 周 旻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630 × 990 毫米 1/16

印张 13½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

印 数 1-8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7199 - 3

定 价 22.00 元

前言

序跋作为一种文体，是叙述一书作意（包括宗旨、目的或写作动机等）的文字。以今人习惯而论，冠于一书之前的称作“序”（或“叙”），有时也称作序言、题记、弁言、前言、引言等；置于一书之末的称作“跋”，有时也称后序、后记、题跋、跋尾等。相比而言，序一般是对全书的总体说明，相对详细丰富；跋一般只是有感而发，内容比较灵活，或抒情、或考订、或议论，长短不拘，风格更为简劲峭拔。不过，古代的书序最初并不置于书前，而是放在书后，比如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，最末一卷即为《太史公自序》。书序位置的改变，与古代书籍载体与装帧形式的演变有一定关系。在简册时代，书籍大都以单篇形式流传，一篇就是一个装订单位，读者取阅时可以不受篇目先后次第的限制，故而书序放在书前抑或书后，对于阅读不会产生太大影响。书籍进入册页装订形式之后，篇目的先后次第在装订时已经固定，不可能再单独抽出一篇来阅读，故而如果依旧将应当最先阅读的序言置于书末，从阅读角度说显得不便，于是人们逐渐改变古例，将序言移至全书之前。书序普遍置于书前，应该发生在北宋时期；李清照的《金石录后序》、文天祥的《指南录后序》等特别冠以“后序”二字，说明至迟到南宋时期，序通常已不再置于书后了。

序跋往往是一部书的要点与精神的体现，可以成为人们畅游书山的捷径，横绝书海的渡船。在古人的序跋中，我们发现一大批富于“真见识”与“真性情”的作品。这种“真见识”与“真性情”，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，即申义补遗、见瑜指瑕（真见识）和言志遣怀（真性情）。

“申义补遗”是序跋最基本的表意功能。“申义”不仅包括对原著的“释义”，还包括在原著基础上的“引申”。不论自序还是他序，

序跋作者是原著真正的知情人，他们对原著的“申义”，可以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原著的历史语境，重建和更新我们的阅读经验。古人的序跋会把我们带入作者（序跋作者和原著作者）的人生舞台，舞台上演绎着一个由原著生发出来的动人故事。今天，我们翻开先人们的序跋，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所讲述的心灵史：《兰亭集序》描绘了悠游山水、兴寄诗酒的文人雅集，《东京梦华录序》再现了孟元老眼中“失落的繁华”，《陶庵梦忆自序》是国破家亡后的张岱在忏悔中静静地回忆，《金石录后序》则道尽了李清照夫妇悲欢交集、生死血泪的收藏历程……“补遗”则是对“申义”的进一步扩展，是序跋作者对他认为原著所缺失部分的补充。如果说“申义”是对原著语境的“重建”，“补遗”则是对原著语境的“扩张”。最有力度的“补遗”当属韩愈的《张中丞传后叙》，韩愈抱憾于李翰《张巡传》内容上的缺失，补叙了许远、南霁云在安史之乱中的悲壮事迹，从而使得“睢阳血战”作为一个完整的英雄故事向历史呈现。“申义补遗”使我们对“书里书外”的情境了然于心，从而顺利、放心地走向原著，这是阅读序跋最重要的收获之一。

“见瑜指瑕”承担着序跋对原著的基本价值判断，体现着序跋作者的基本价值倾向。好的序跋要使原著的独特价值得以彰显，同时亦指出原著存在的瑕疵（如果有的话）。比如，对陶渊明诗文的欣赏达到“爱嗜其文，不能释手”程度的萧统在《陶渊明集序》中开创性地张扬了陶诗的自然意趣，确立了不同于当时诗坛主调的诗学风范，但是仍旧指出《闲情赋》“劝百而讽一”的瑕疵；杜牧的《李长吉歌诗序》揭示了李贺诗歌“《骚》之苗裔”的诗歌风格，从而引导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其诗歌的基本理解，但仍不回避其“辞过于理”的不足。虽然这些“指瑕”从内容上看不无争议，但这种“指瑕”的态度，却是中华文化中“不虚美、不隐恶”的良史精神的体现。序跋作者以其方家法眼“见瑜指瑕”，就像为读者提供了一张“藏宝图”。如果你对书中的宝藏全然不知，“藏宝图”可以指点你怎样读书；如果你对书的内容有自己的看法，你可以对“藏宝图”加以修正，与序跋的观点进行交流；如果你没有时间或心思去实地淘宝，赏玩“藏宝

图”也是一桩乐事。而且有的“藏宝图”本身就是一件宝贝，你不用费心去淘宝，直接将这张“藏宝图”据为己有就行了——有的序跋的确超过原著。

“言志遣怀”承担着序跋的表情功能，它体现着序跋作者的情感倾向和审美趣味。很多古人的序跋不仅是对原著的演绎，更是序跋作者的一种自我表达；它是本于原著的叙说，却灌注着序跋作者的独特生命体验。阅读古人的序跋，常常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与精神的享受，原因即在于此。“诗以言志”，这是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，很多序跋也彰显了序跋作者的人格操守和人生态度。韩愈的《张中丞传后叙》直面炎凉世态，展示为流言所遮蔽的英雄故事，全文充溢着一种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；欧阳修的《记旧本韩文后》记述了作者不媚时俗的文章态度和“进不为喜、退不为惧”的人生操守；萧统的《陶渊明集序》赞扬了陶潜“与大块同荣枯”的人生态度；李清照的《金石录后序》则升华出一种遍历生死别离、得失聚散后超迈通达的人生境界。这种“言志”功能在自序中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，文天祥的《指南录后序》堪为典型。他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几乎成为中华传统人生价值观的代言；他的《指南录后序》则通过惊心动魄、九死一生的经历，以及舍生取义、死而无憾的情怀，对这种价值观做出最好的诠释。当然，不论为他人还是为自己写的序跋，都是序跋作者感慨人生际遇、表达人生态度、抒写人生情怀的重要方式；它们都有着源自生命深处的真切情感，同时又有富于审美特质的语言形式。比如：《指南录后序》中历经生死的叙说、超越生死的情怀，深切厚重的激情、痛快淋漓的表达，能让人体验到一种崇高的美感；李清照的《金石录后序》具有一种历经人世沧桑后的情感震撼力，比她那些“凄凄惨惨戚戚”的婉约词更能催人泪下；蒲松龄的《聊斋自志》则诉说了屡试不第、一生潦倒，唯借《聊斋》消释块垒的“孤愤”，让人深切感受失意文人那种普遍的悲凉……“言志遣怀”是一盏灯，它闪烁着人性的光。在它的映照下，不论是序跋还是原著，都笼罩了一种丰盈的情蕴与生命的灵气。正是这种人性的光，使我们似乎看到了在千百年前、在那盏清灯下饱经沧桑的面容，

使我们似乎感受到那颗敏感而真诚的心灵。

“申义补遗”、“见瑜指瑕”和“言志遣怀”是古代序跋内容的三个方面，实际也是叙事、言理、抒情三种功能的展现。这三种功能帮助我们畅游书里书外，感受到一个本于原著、又不同于原著的意义世界。当然，在具体的序跋作品中，这三个方面未必一一涉及，更未必等量分配。不过，也确有不少优秀序跋同时兼具三个层面，既能以“真见识”服人，又能以“真性情”感人，《陶渊明集序》、《李长吉歌诗序》、《张中丞传后叙》就是这样富于真见识与真性情的妙手文章。

好的序跋就像冠冕上的明珠，以其优美的文字、真情的抒写、独拔的境界，让人惊赞，让人流连。这时的序跋，已经不是作为原著陪衬的“附件”，而是具有与原著并立的价值。甚至有的序跋，其耀眼光芒反而使原著本身显得黯淡，比如《兰亭集序》和《指南录后序》，有多少人是先知道《兰亭集》和《指南录》，然后才知道《兰亭集序》和《指南录后序》的呢？大多数人先是惊叹于明珠耀眼的辉光，然后方才注意到明珠下的冠冕——原著因其序跋而不朽。

目 录

司马迁	太史公自序(节选)	1
曹 植	画赞序	32
王羲之	兰亭集序	38
萧 统	陶渊明集序	45
韩 愈	张中丞传后叙	61
杜 牧	李长吉歌诗序	74
欧阳修	集古录目录	83
欧阳修	记旧本韩文后	91
苏 轼	居士集序	98
李格非	书洛阳名园记后	112
李清照	金石录后序	117
孟元老	东京梦华录序	140
文天祥	指南录后序	150
钟嗣成	录鬼簿序	164
张 岱	陶庵梦忆自序	170
金人瑞	古本水浒传序	178
蒲松龄	聊斋自志	187
孔尚任	桃花扇小引	196
袁 枚	随园随笔序	201

太史公自序(节选)

司马迁

【题解】

《史记》是以烛照万世的史家良心、纵横千古的绝大笔力以及史家的生命人格熔铸而成的一部奇书，想要真正读懂《史记》，需从“一篇之中三致志焉”的《太史公自序》入手。

首先，史公反复申明其文化理想：他自视为周公、孔子以来伟大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人，明确秉承孔子作《春秋》以“当一王之法”的史学精神。他要通过史笔褒贬善恶，昭告天下，确立不为权力所左右的是非善恶标准。

其次，史公委婉暗示其所身处的政治环境：司马迁和孔子所要处理的都是真实的当代史，而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王权解体，司马迁生活的武帝时期却是高度专制。壶遂“夫子所论，欲以何明”的质问，让意欲效法孔子“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”的太史公陷入尴尬与危险。他只好强调圣贤著述“非独刺讥”、“载述明圣盛德”是史官之职，完成先父遗愿是著述动机，尤其强调自己“述而非作”，根本不同于“作《春秋》”的孔子。

再次，司马迁沉痛诉说其身世际遇：他生于辉煌的史官世家，肩负着父子相承的修史使命，怀抱“不令己失时”的倜傥之志，却遭逢“身毁不用”的惨祸。这样的经历，最终使其在精神上与贤圣息息相通，使其真正看到了文化遗产的动力与意义。以这样的“人的因素”注入史料，《史记》方能超越史料编次而升华为真正的史学，成为“一家之言”。

最后，司马迁指示了读《太史公书》的方法：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五种体裁的有机统一，是史学上震古烁今的伟大创造。史公以这五种体裁控御历史，使之得到突出、关联、完整的重现。《自

序》对五种体例的阐发，是理解太史公如何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的钥匙。后世官史遗神得形地沿用这种格局，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，走向史公史学精神的对立面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《史记》亦堪为“史家之绝唱”。

迁生龙门^①，耕牧河山之阳^②。年十岁则诵古文^③。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^④，窥九疑^⑤，浮于沅、湘^⑥；北涉汶、泗^⑦，讲业齐、鲁之都^⑧，观孔子之遗风^⑨，乡射邹峰^⑩；厄困鄱、薛、彭城^⑪，过梁、楚以归^⑫。于是迁仕为郎中^⑬，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^⑭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^⑮，还报命^⑯。

【注释】

①龙门：山名，在今陕西韩城东北，山西河津城西北十二公里的黄河峡谷中，相传即禹治水时所凿之龙门，亦称“禹门”。

②河山之阳：《史记正义》曰：“河之北，山之南也。”此指龙门山之南。

③古文：指先秦流传下来的用古文所写的六国书籍，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，以区别于秦始皇焚书以来汉代社会上流行的用隶书写成的书籍。

④上会稽，探禹穴：会稽，山名，在今浙江绍兴南。相传禹曾巡狩至此，会诸侯计功，故称此山为“会稽”。山上有孔，称之曰“禹穴”。

⑤窥：泛指观看。九疑：山名，在今湖南道县东南，其山有九峰，皆相似，故称“九疑”。相传舜巡狩至此而死，遂葬焉。《史记索隐》引张晏云：“九疑葬舜，故窥之，寻上探禹穴。盖以先圣所葬处有古册文，故探窥之，亦搜采远矣。”

⑥浮：水上航行。沅、湘：二水名，皆在湖南境内，流入洞庭湖。

⑦涉：泛指渡水。汶、泗：二水名。古汶水在今山东境内，流经今莱芜北、泰安南，至梁山南入济水；古泗水流经今山东泗水、曲

阜，南入江苏，经徐州，东南入淮水。

⑧讲业：讲习儒家的学业。齐、鲁之都：齐都临淄，在今山东淄博之临淄区；鲁都曲阜，即今山东曲阜。

⑨观：观察，察看。《荀子·强国》：“入境，观其风俗，其百姓朴，其声乐不流污，其服不挑，甚畏有司而顺，古之民也。”

⑩乡射邹峰：在邹县的峰山参加当地举行的乡射仪式。乡射，儒家所讲究的古礼之一，据说是州（乡）官于春秋两季在乡学里召集乡民，按照一定仪式举行饮酒与射箭，谓之“乡射”。邹峰，邹是汉代县名，县治在今山东邹县东南，峰山在其境内。按，曲阜是孔子的故乡，邹峰是孟子的故乡，司马迁在这里讲儒业、行儒礼，充分表现了他对这两位儒家先贤的崇敬。《孔子世家》云：“《诗》有之：‘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’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。适鲁，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。”可资参考。

⑪厄困：困厄，艰难窘迫。鄆：同“蕃”，汉县名，县治在今山东滕县，春秋时是邾国的都城。薛：汉县名，县治在今山东滕县南，战国时是齐国孟尝君的封地。彭城：今江苏徐州，是楚汉战争时期项羽的都城。

⑫过梁、楚以归：梁是汉代诸侯国名，国都先后为今之山东定陶与河南睢阳（今商丘城南）。按，前已云“厄困彭城”，彭城即是楚国，今云“过梁楚而归”，“梁”下似不宜再出“楚”字。近来有人以为“楚”或指陈涉为“张楚王”时的都城陈县，即今河南淮阳。

⑬仕为郎中：因父亲为官而得保任为郎中。

⑭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：事在武帝元鼎六年（前111）。是年武帝平定西南夷，在今云南、贵州以及四川南部新设了武都、牂柯、越巂、沈黎、文山五个郡，故派司马迁前往考察。巴、蜀，汉郡名，巴郡的郡治江州，在今重庆市西北；蜀郡的郡治即今成都市。

⑮略：行视，视察。邛：邛都，在今四川西昌东，当时为越巂郡的郡治所在地。笮：笮都，在今四川汉源东北，当时为沈黎郡的郡治所在地，后来并入蜀郡。昆明：古地区名，在今云南昆明西，当时属于归

汉的滇王，后来设为益州郡，郡治在今晋宁东北。

⑩还报命：回京向皇帝报告视察结果。

【译文】

司马迁出生在龙门，在黄河北岸、龙门山南麓耕种放牧。十岁时诵读古文经书，二十岁开始南游长江、淮河一带，登会稽山，探察禹穴，观览九疑山，在沅水、湘水之上航行；北渡汶水、泗水，在齐、鲁旧都讲习儒家学业，考察孔子遗风，在邹县峰山行乡射之礼；在鄱、薛、彭城遭受艰难窘迫，经过梁、楚之地返回家乡。不久司马迁被保任为郎中，奉命出使西行到巴蜀以南，再往南视察邛、笮、昆明，归来向朝廷复命。

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^①，而太史公留滞周南^②，不得与从事^③，故发愤且卒^④。而子迁适使反，见父于河洛之间^⑤。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：“余先周室之太史也。自上世，尝显功名于虞夏，典天官事^⑥。后世中衰^⑦，绝于予乎？汝复为太史，则续吾祖矣。今天子接千岁之统^⑧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从行，是命也夫，命也夫！余死，汝必为太史；为太史，无忘吾所欲论著矣^⑨。且夫孝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此孝之大者^⑩。夫天下称诵周公^⑪，言其能论歌文、武之德^⑫，宣周、邵之风^⑬，达太王、王季之思虑^⑭，爰及公刘^⑮，以尊后稷也^⑯。幽、厉之后^⑰，王道缺，礼乐衰^⑱，孔子修旧起废^⑲，论《诗》、《书》^⑳，作《春秋》^㉑，则学者至今则之^㉒。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^㉓，而诸侯相兼，史记放绝^㉔。今汉兴，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，余为太史而弗论载，废天下之史文^㉕，余甚惧焉，汝其念哉！”迁俯首流涕曰：“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，弗敢阙^㉖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是岁：指汉武帝元封元年（前110）。封：封禅，到泰山峰顶增土祭天称作“封”，到泰山下的梁甫拓土祭地称作“禅”。这在过去被人认为是只有道德高、成功大的帝王才能举行的一种盛典。

②留滞：因病停留下来。周南：西周成王时，周公与召公分陕（今河南三门峡）而治，陕以东称为周南，陕以西称为召南。这里的周南即指今河南洛阳一带。

③不得与从事：不能亲自参加去泰山的封禅活动。按，司马谈任太史令，封禅活动是他所在部门的应管之事；据《封禅书》，司马谈还亲自参加过有关封禅礼仪的制订，故而深以不能参与此次活动为憾。从事，参与做（某种事情）。

④发愤：含恨。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引清代笔记《咫闻录》云：“太史谈且死，以不及与封禅为恨；（司马）相如且死，遗《封禅书》以劝。当时不独世主有侈心，士大夫皆有以启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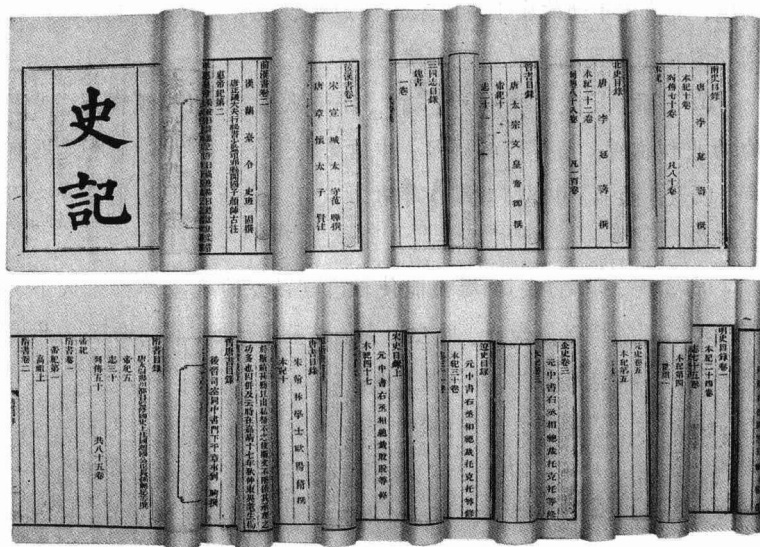
⑤河洛之间：指洛阳。洛阳地处洛水之北、黄河之南。

⑥自上世，尝显功名于虞夏，典天官事：司马迁认为司马氏是“世序天地”的重、黎之后。《太史公自序》开篇追述家世：“昔在颛

5



太史公自序（节选）



二十四史书影 《史记》为二十四史之首

项，命南正重以司天，北正黎以司地。唐虞之际，绍重、黎之后，使复典之。”说自己的祖先在五帝时期曾经主管天文地理，在唐尧、虞舜时期又重新担任这一职位。典，掌管，主持，任职。天官，主管观测天文星象。

⑦后世中衰：《太史公自序》追述家世，说到了周宣王时，重氏、黎氏的后人程伯休甫“失其守而为司马氏”。具体情况是：淮夷发生叛逆，宣王诏尹氏任命本为史官的休甫为大司马，将兵伐之。这个家族自此一度中止序天地的职守，在司马谈看来是“中衰”。

⑧接千岁之统：据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，西周初年，周成王曾登封泰山，后来秦始皇也封过泰山。但汉朝人囿于对秦朝的偏见，不把秦朝看作一个王朝，说汉朝上继周朝。自周成王（前11世纪）到汉武帝元封元年，相隔九百多年，此云“千岁”是约举成数。

⑨吾所欲论著：指写《史记》。

⑩“且夫”至“此孝之大者”：语本《孝经》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夫孝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”

⑪周公：名旦，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先辅佐武王灭商，建立了周朝；又辅佐年幼的成王将国家治理成盛世，是儒家心目中的圣人。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他制定的。

⑫论歌文、武之德：指写文章、作诗歌以宣传、歌颂文王、武王的功业和道德。旧说今《诗经》中的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文王有声》以及《尚书》中的《牧誓》等歌颂文王、武王功业的作品皆为周公所作。

⑬宣周、邵之风：谓周公能使自己与召公的风教普行于天下。邵，同“召”，指召公姬奭，周公之弟。成王年幼时，召公与周公共同辅佐成王，即前所谓“分陕”者是也。

⑭达太王、王季之思虑：指写诗以阐发太王与王季的思想。达，表达，表露。太王，即古公亶父，周文王的祖父，后被迫尊为“太王”，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即为歌颂太王而作。王季，名季历，太王之子，文王之父，后被称“王季”，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即为歌颂王季而

作。思虑，思索考虑。

⑮爰及公刘：再向上推到公刘。公刘是周族的远祖，由于发展农业，使周族从此兴盛，《诗经·大雅·公刘》即为歌颂其功业者。爰，及，到。

⑯以尊后稷：以推尊到周族的始祖后稷。后稷，名弃，传说中周族的始祖，据说他因发展农业之功，被舜封为“后稷”。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即演说后稷之事。

⑰幽、厉之后：指东周以来。周幽王和周厉王都是西周因为荒淫暴虐而导致国破身死的帝王。幽王（前781—前771在位）名宫涅，西周末代君主，因宠爱褒姒、荒淫无道而被犬戎所杀；厉王（前878—前842在位）名胡，因残虐无道而被国人驱逐，逃死于外。

⑱王道缺，礼乐衰：即礼崩乐坏，西周前期的“王道”秩序不复存在，如诸侯力政、礼乐征伐不再由天子出等等。缺，衰落。

⑲修旧起废：指修诗书，兴礼乐。修，编纂，撰写。起废，重新建树、恢复已被废置的事和物。

⑳论《诗》、《书》：《诗》、《书》原是学官里的两种传统教材，孔子重新予以编次，并加以解释、阐发。论，编次。

㉑作《春秋》：《春秋》是儒家经典之一，一般认为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《春秋》加以整理、修订而成。司马迁采用孟子以及汉代公羊学家的说法，认为《春秋》是孔子所作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

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”

㉒则：仿效，效法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在很多地方也是以孔子为准则。

㉓获麟：指鲁哀公十四年（前481）西狩获麟之事。相传孔子对此伤心慨叹，其作《春秋》至此而辍笔。古人认为麒麟是仁兽，是圣王的嘉瑞之兆。当时没明王，麒麟出现而被猎获，仲尼伤周道之不兴，感嘉瑞之无应，故而伤感。四百有余岁：自获麟至元封元年，共372年。

㉔史记：记载历史的书。放：散失，散落。

②⑤史文：历史文献。

②⑥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，弗敢阙：据此可知司马谈当时已经编写了部分书稿，或者至少已经编排了许多资料，故司马迁如此说。论，编次。次，编排，排列。旧闻，指往昔的典籍和传闻。阙，残缺，不完善。

【译文】

这一年，天子举行汉朝的首次封禅典礼，而太史公羁留洛阳，不能参与其事，故而内心遗憾恼火，快要病死了。他的儿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，在黄河、洛水之间拜见父亲。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流泪说：“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。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，掌管天文之事。后世中道衰落，今天会断绝在我这里吗？如果你再做太史，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。现在天子接续千年之前的传统，封禅泰山，但是我却不能随行，这是命啊，是命啊！我死之后，你一定会做太史；做了太史，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作啊。再说，孝道始于奉养双亲，进而侍奉君主，最终要做到立身扬名。自己扬名后世以使父母显耀，这是最大的孝道。天下之人称颂周公，就因为他能够论赞歌颂文王、武王的功德，宣扬推广周公、召公的风教，阐释表达太王、王季的思想，再上推到周族远祖公刘的功业，并推尊始祖后稷。周幽王、厉王以后，王道衰落，礼乐衰颓，孔子研究整理古老的典籍，修复振兴遭到废弃败坏的礼乐，编次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撰作《春秋》，学者至今还在效法他。自西狩获麟、《春秋》绝笔以来的四百多年中，诸侯相互兼并，史书散佚殆尽。现今汉朝兴起，海内统一，圣明贤德的君主、忠于君主的官吏、为义而死的士人，我作为太史却未能予以论说载录，废弃了天下的历史文献，对此我甚感忧虑，你可要记在心上啊！”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：“儿子虽然驽笨，但是请让我来详尽编次您所编排整理的典籍和传闻，不敢使其残缺不全。”

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^①，续史记石室金匱之书^②。五

年而当太初元年^③，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^④，天历始改^⑤，建于明堂，诸神受纪^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卒三岁：元封三年（前108）。

②绌：同“拙”，读书而思其事绪。石室：古代藏图书档案处。金匱：铜制的柜，古时用以收藏文献或文物。借指藏书。

③五年而太初元年：过了五年是太初元年（前104）。按，司马迁此处计算，包含元封三年本年在内。太初是汉武帝所用第七个年号，前104—前101年。

④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：元封六年十一月初一是甲子日，这天凌晨交冬至节。朔，阴历每月初一。

⑤天历始改：从这天开始使用新历法，即所谓“太初历”。汉初沿用秦朝以来的颛顼历，但是这部历法在使用中日见疏阔，不宜农时，而且闰月设置也不合理。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下令改历，由公孙卿、壶遂、司马迁等人“议造汉历”，共有二十几位官员和民间天文家参与讨论，最后选定了邓平的方案，命名为“太初历”。它改秦历以十月为岁首为以正月为岁首；它首次提出的以无中气的月份为闰月的原则，至今乃在阴历中沿用。天历，历法。

⑥建于明堂，诸神受纪：建于明堂，在明堂举行使用新历法的典礼。建，立，此指颁行。明堂，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。凡朝会、祭祀、庆赏、选士、养老、教学等大典，都在此举行。诸神受纪，《史记索隐》引虞喜《志林》云：“改历于明堂，班之于诸侯。诸侯，群神之主，故曰‘诸神受纪’。”受纪，即接受新历法。

【译文】

司马谈去世三年后，司马迁做了太史令，开始阅读整理国家收藏的图书档案。当了五年太史令后，正是汉武帝太初元年，十一月初一甲子日凌晨是冬至，汉朝开始改用新的历法《太初历》，天子在明堂举行了颁行新历法的仪式，各地的诸侯都一体遵照实行。